

人類的進化



安特列夫作

袁家驊譯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七個絞死的人

安特列夫著

袁嘉驊譯

上海

北新書局

1929

1929 20 1 付 排

1929 6 10 初 版

1 ——— 2000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四 角

序

“七個絞死的人”(The Seven Who Were Hanged)是安特列夫(Leonid Andreyev)最重要的寫實作品。在這裏面我們可以發見幾乎比托爾斯泰更強烈的人道思想。以深刻的心理的洞澈和操縱自如的筆致的樸素，透入並描寫七個受絞刑的人們的每齣悲劇——這使安特列夫成為俄國最偉大的作家，同朶斯妥依夫斯基，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差不多站在同等的地位。牠在歐美早已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使全世界的眼睛睜開來認識俄國當反抗專制的革命時代的恐怖和黑暗。

回頭看看我們現在的中國，要找同這相彷彿的情景是並不難的，可是要找一部同這相彷彿的作品怕就不可能了。因此我覺得把牠介紹給中國的讀者們也許不是無意義的事。

可惜我不懂俄文，我的繙譯只是依據美國白爾斯登 (Herman Bernstein) 的 Authorized Translation, 係紐約 J. S. Ogilvie Publishing Company 於一九〇九年所出版；有時也參照現代叢書裏的譯本。因為我把這兩種譯本對照之後，發見現代叢書裏的譯文不免常有刪改處，遠不如白爾斯登的忠實可靠，所以我翻譯時可以說是完全服從白爾斯登的。

另有一封安特列夫致白爾斯登的信，很能表示作者的態度，並且對於本書的了解上似不無幫助，所以我也把牠翻譯了出來。但其中有幾句話因為是專對美國讀者說的，對於我們不大適用，被我擅自刪掉了。

譯者。

導 言

安特列夫致白爾斯登的信關於「七個絞死的人」的故事

……我們大家的不幸就是彼此間互相知道得太少，甚至一點都不知道——無論關於靈魂，或者關於彼此的生活，患難，習慣，嗜好，志向。文學，我幸得從事的，所以對於我可貴，就因為牠所擔當的最高尚的工作是在消滅一切的界限和距離。

彷彿在堅硬的貝殼裏似地，個個人生都包裹在身體，服飾，和生活的表皮裏。誰是人？我們只可以推測。他的快樂和他的悲哀是什麼組成的？我們只可以從他的往往曖昧不明的動作上猜想；從

我們往往完全不能了解的他的笑和淚上猜想。假使我們俄國人，這般密切地共同生活在恆久的憂愁中，彼此却這般地不能互相了解，以至我們竟把那些應該被憐憫或者甚且受報酬的人們殘酷地置於死地，倒反而優待那些應該得到輕蔑和怨恨的懲罰的人們——那末要你們美國人來了解遠方的俄國不知更困難到什麼地步呢？……

猶太人的屠殺和飢荒；國會和死刑執行；劫掠和大英雄主義；“黑衣隊”(The Black Hundred)，和李屋•托爾斯泰——多麼複雜的人物和觀念，多麼豐富的引起種種誤會的源泉！人生的真理嚇呆了站在那裏一聲不響，而牠的厚顏的虛妄却正大聲地叫喊着，發着迫切的，痛苦的問題：“我將表同情於誰？我將信托誰？我將愛誰？”

在“七個絞死的人”的故事裏，我對於這些個問題曾竭力予以真實而毫無偏見的回答。

我對待專制和虐殺的俄羅斯的態度是約束而且溫和，只消看俄國的檢閱官允許我的書發行便很明白了。這是充分的證據，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多少書籍，雜誌和報章曾經永遠靜臥在警察廳的印

平的暗處，終於在那裏化成為烟火昇騰到悠久的天空去。

但我並不想加罪於政府，牠的賢明和美德的聲譽早已遠佈到我們不幸的祖國的疆界以外了。謙遜而且靦腆尤遠勝過她的其他美德，俄羅斯誠摯地願意拋棄這種光榮，但不幸歐美的自由出版界也做効了她的謙遜，偏偏把她榮耀的行動描寫得十分詳明。這或許是我的錯誤：美國許多誠實的人們相信俄國政府的意向的純潔，是可能的一——但這問題是如此重大，非有特別的討論不可，那是需要時間和靈魂的冷靜的。可是在俄國就沒有冷靜的靈魂。

我的任務是指出死刑在任何環境之下的恐怖和罪惡。死刑的恐怖是很大的，假使加之於勇敢而且誠實的人們，他們唯一的罪過就是愛的狂熱和正義的敏感——在這樣的情形裏，良心起來反抗。可是繩子來得更加可怕，假使打了活結套在懦弱無知的人們的頸子上。縱使這似乎有點奇怪，對於聞納和瑟亞這樣的革命家的處決總還少些痛心和難受，比對於像楊生和捷格諾克似的，心

靈上委實可憐的，無知的兇手的絞死。就是終於避免不了的死刑執行底最後的瘋狂的恐怖，聞納能用他光明的心境和鐵一般的意志，繆瑟亞則用她的純潔和天真，去排遣牠。

但是懦弱和犯罪的人們，連他們靈魂的基礎都受到極猛烈的震撼了，若不是浸漬在瘋狂之中又將怎樣對付這種恐怖呢？這些人們，因為政府從革命家身上所取得的經驗使牠的辣手已經變得很硬了，通俄羅斯到處都在受絞刑——有些地方一次只一人，又有些地方一次有十人。兒童們遊戲的時候碰得到沒掩埋好的尸體，擁聚的羣衆面色倉惶的看地面上觸出來的鄉下人的皮鞋；曾經目視這些執刑情形的律師們發了瘋被送到醫院裏去——同時那些絞死了的人們——也就絞死了。

我深深地感謝你把這悲慘的故事給繙譯出來了。知道美國人民的善感——他們有一回爲賑濟俄國的災荒把滿載麵粉的輪船渡過大西洋來——我深信這一回我們茹酸飲苦的人民也將找到了解和同情。假使我的真實不虛的，關於絞死了的千萬人中的七個的故事，將幫助着至少打破國與國

之間，人與人之間，靈魂與靈魂之間互相隔絕的
諸障礙之一，我就覺得我自己很欣幸了。

你底欽佩的，

里渥涅德•安特列夫。

內 容

序

導言

七個絞死的人

章

一	“在下午一點鐘呢，大人！”	一
二	判決絞刑	一三
三	“我爲什麼要絞死呢？”	二三
四	我們從奧萊爾來的	四三
五	“接吻——不要說話”	五六
六	時光飛逝	七一
七	無所謂死	七四
八	有生也有死	八八
九	可怕的寂寞	九九
十	牆壁倒坍了	一一一
十一	到刑臺去的路上	一二一
十二	他們絞死了	一四一

(1)

第一章

“在下午一點鐘呢，大人！”

因為大臣是個胖子，易犯中風症，他們深怕引起他任何危險的感情興奮，所以他們預防得極其周密地警告他說他的性命已經受着很嚴重的謀害了。當他們看見他很鎮靜地接受了這消息，甚且微微一笑，他們率性把詳細的情形也告訴了他。這陰謀將在他明天帶着公文出門的時候發動；幾個恐怖黨員，備着手槍和炸彈，將在下午一點鐘守在他的屋子前面伺候他出來；他們的計劃早已被一個偵探窺破，所以現在他們正在警察的嚴密監

視之下。這些恐怖黨員將在那裏投入羅網了。

“且慢！”大臣疑惑不解地囁嚅着說。“他們怎麼會知道我要在下午一點鐘帶着公文出門呢，這連我還是前天纔曉得的？”

衛隊長肩頭一聳伸出他的手臂來。

“正在下午一點鐘呢，大人，”他說。

又驚訝，又贊許警察的措施得當，大臣搖了搖頭，一種含怒的笑容露在他暗紅的厚唇上；而且只是苦笑，却並不想干預警察的計劃，他匆匆預備好一切，就到別人的好客的邸第去過夜。他的太太和他的兩個孩子也離開了這所明天將有丟炸彈的人們來光顧的危險的屋子。

燈光照耀在這邸第裏，許多謙恭的，熟識的臉朝他鞠躬，微笑，而且表示他們的關切，當時大臣經驗到一種快意的興奮的情態，——他覺得他似乎已經受到，或者快要受到重大的意外的報酬了。但是人們星散了，燈光熄滅了，只有街道上的電燈從玻窗裏反射過來的繼續而奇幻的光芒在天花板和牆壁上顫動。一個孤客，在裝飾着繪畫和雕像的，岑寂的屋裏，靜默而虛幻的電光促醒了他種種

痛苦的思想，使他感到門門和牆壁和偵察的無用。於是，夜闌更深時，在一間生疏的臥室的靜默與寂寥之中，一種難以忍受的恐怖的感覺侵襲着他。

他的腎臟有病；每逢他受着劇烈的激刺時，他的臉和手足便會腫脹起來。好像一座浮腫的肉山高起在這壓低了的鋼絲牀上，他帶着病人似的煩躁摸摸他那腫脹的似乎屬於別人的臉。他縈迴地思索着敵人們替他安排下的殘酷的命運。他接二連三地想起近來許多比他更闊氣的貴人們遇炸的各種情形；他想起炸彈怎樣使身體碎為微塵，使腦漿飛濺在污穢的磚牆上，把牙齒連根打落下來。受了這些思慮的壓迫，他覺得他躺在牀上的，肥胖的，患病的身體似乎已經受到炸裂的兇猛的震擊了。他似乎能感得他的手臂脫離了肩膀，他的牙齒打落了出來，他的腦袋化成為碎屑，他的腳漸漸麻木，靜靜地攤在那裏，他的腳趾同死人的一般朝上蹺着。他使勁轉動，大聲呼吸，而且不時咳嗽，好叫他自己無論如何不至於像一個死屍。他使鋼絲牀的彈簧擠軋有聲，把絲綢的被毯弄得瑟瑟作響，藉以壯壯他的胆子；因為要證明他確鑿還是活

着沒有死，他便發出一些沉濁的聲音，突兀而且響亮，在臥室的靜默與淒寂之中：

“穆洛特齊！穆洛特齊！穆洛特齊！（好孩子們！）”

他是在贊揚那些偵探，警察和兵士——那些衛護他的生命，而且如此巧妙地防止這次暗殺的人們。但是縱使他轉輾地動，縱使他不吝惜他的讚辭，縱使他勉強呈出不自然的笑容，以表示他對於那些愚昧無成的恐怖黨員們的輕蔑，可是他仍舊不敢相信他的安全，他不能確定他的生命會不會突然地脫離他，他覺得人們替他安排下的，還在他們心裏蘊釀着的‘死’，早已站在屋裏了。他覺得直到那些人們被擒時為止，直到炸彈從他們身上搜出時為止，直到他們被關在堅固的監獄裏時為止，死神怕會老站在那兒不肯走開的。死神正站在屋角落裏，而且不肯走開——牠不能走開，竟同奉了長官的旨意和命令站在崗位上的服從的哨兵一樣。

“在下午一點鐘呢，大人！”這句話老在他的耳畔作響，時時變換音調：忽爾愉快地嘲弄着，忽

爾怒氣冲冲，忽爾沉悶而且頑強。彷彿有一百個開足的話匣子放在他的屋裏，接二連三的呆笨地重複叫出牠們所收進去的聲音。

“在下午一點鐘呢，大人！”

這明天的“下午一點鐘”，在不久以前尙無異於別的時間而且只消指針沿着他的金錶的面上悄悄一動便完事的，驟然間帶上可怕的凶相跳出錶面來，開始獨立的生存，變作巨大異常的黑桿子把生命劃然切分爲二。彷彿在這個時辰以前就不曾有過別的時間存在，而且以後也不會有——彷彿單有這個時辰，傲然不顧一切，享有特別存在的權利。

“哎，你們打算要怎樣啊？”大臣憤憤地切齒說。

話匣子叫道：

“在下午一點鐘呢，大人！”於是黑桿子微笑並且點頭。咬緊牙關，大臣爬起牀來坐着，將他的臉托在他兩手的掌心裏，——他在這可怕的一夜怎麼也睡不着了。

把他的臉握在他腫脹的薰香的手掌裏，他明

斷得可怕地暗自揣摩：假使他一點都不知道這危害他生命的計劃時，他明天就會若無其事地起身，喝他的咖啡，於是在迴廊裏披上他的大氅。無論他自己，或者給他接皮大氅的門房，或者替他端咖啡的小廝，誰都不知道這穿衣服和用早點全是白忙，因為不消幾分鐘工夫，樣樣東西——皮大氅同身體裏面的咖啡——都會給一炸毀滅無遺，被死抓去了。門房將打開那扇玻璃門。……他，這藹然可親溫文爾雅的門房，有兵士所特有的藍眼睛，胸前還掛着獎章的——他將親手打開那扇可怕的門，因為他一點都不知道所以纔打開牠。人人都會滿臉含笑，因為他們還一點不知道。

“喔嘿！”他忽然高聲地說，把他的手從臉上徐徐移去。目不轉睛地深深凝視着前面的黑暗，他又徐徐伸出他的手來，在牆上摸到一個電燈鈕，便把牠捻開。於是他爬下牀來，拖鞋也沒有套上便光着腳在這奇怪而且生疏的臥室的地毯上亂走，沿牆又找到一個燈鈕，隨手也把牠捻開。屋子裏頓時變得明亮可人，只有那亂七八糟的牀，和落在地板上的被毯，說明恐怖還沒有完全過去。